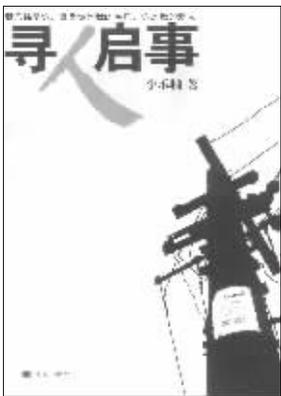


小保安张杰当上了庄亦归的孙子

12



李承鹏 著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上期回顾

为了找到庄家的后人,我们办了一个电视选秀节目,请了著名的主持人华多多做主持。总决赛共分三轮,第三轮出了重大情况。一个叫庄申之的人出现了,他有一个和巴豆一模一样的玉手镯。为辨真伪,左兄罩把两个手镯拿到刑侦大队化验室去查同位素。结果,两个手镯都是假的。

都市传奇

左兄罩让我花钱消灾

就在左兄罩要把手镯拿去做同位素鉴定时,巴豆就知道事情不妙,假玉镯可以骗得过盛大沉的眼睛,但骗不过公安机关的同位素检测仪,心虚之下就跑路了,可左兄罩江湖经验老到,早在去做鉴定时就交代两个死党盯住他们,终于在火车站台台上将人拦下。

我目瞪口呆听他俩交代。我使劲干号,但并没有哭,这就是传说中的欲哭无泪,左兄罩大哥这次你一定要罩着我。

左兄罩冷冷地说:只说庄申之是假的,没揭发你们,就是我罩过你了,这事太大,牵动台湾问题,我小小一个治安队长做不了主,我现在只能帮你争取一点时间让你慢慢去想后路,你现在应该找庄家把事情说清楚,毕竟你不是造假的人,大不了把钱退给人家。

我听着自己的声音,像另外一个人在说话,左兄,我想好了,那钱我退,哪怕一切都没有也得退,我去找玛丽莎说清楚。

左兄罩叹着气,点着一支烟,包房里升起一股烟雾,很呛人,我抬头看他点的不是烟,而是一张纸。我惊愕地看着左兄罩狞笑地把那张纸调换角度以燃烧得更完全,那张纸,就是同位素检测报告数据。

左兄罩沉沉地说——你已经退不了,就算你借了高利贷还了钱,但咋个跟庄家解释,难道说我被巴豆他们骗了,文物总店被骗了,公安局也被骗了,市长也被骗了,大家都是草包?……你要晓得,现在的事情不再是你龟儿子李可乐一个人的事了,而是,全市人民,市委市政府,公安机关,赞助商,电视台——的事情。

那张纸在烟缸里变成灰烬,

左兄罩看着它忽明忽暗,又叹了一口气,兄罩我这次是被你拖下水了,谁让我重义气,能当上这个队长,也靠当初你帮忙兄弟,更重要的是,你就是想退,大家都不能让你退,这场戏已经开锣了,只有演下去,而且还要演好,鸡的屁啊,鸭的屁。

我激动地说,我不干,这样下去迟早会穿帮,我还是坦白从宽。

左兄罩冷笑,坦白从宽,牢底坐穿;抗拒从严,最多三年。龙市长一直盼着你赶紧找到孙子,你却告诉他一切都是假的,你龟儿子敢去坦白,我肯定说这事从头到尾都是你参与策划的,大家肯定愿意相信我嘛,因为,我是人民的公安。

我瘫软在沙发上,想了很久,兄罩哥你说咋个办?

左兄罩说得很慢——首先,巴豆这个手镯是真万万的;其次,再通过这个手镯一定能找到庄家的后人,但只能剩下一个孙子了,还得是孤儿,因为人多不好办事;再其次,当地县委县政府也能出具我们需要的证明;再再其次,要让最后的DNA检测顺利过关,那个方约瑟不好对付,好在是在西华医大,他们医院每次病人家属闹事,都是我去铲平的。不过,再再再其次才最重要的,你得花钱消灾……

青青抛下我去北京了

青青拎着拉杆箱站在我面前,脸色平静像一面镜子,而镜子里是措手不及的我,我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快,绝没想到。这三天她根本没回来住,打电话很少接听,偶尔接听也匆匆几句就挂掉,等她站在我面前时,已经请好了假,要去北京试戏,她说郎导答应给她在马上开拍的《青梅》里女二号的角色。

我勉强笑笑,青青你又没演过戏,去受那个罪干啥子,拍戏很辛苦的。

青青说,当空姐就不辛苦吗,一天到晚飞来飞去,被乘客被乘务员双重欺负,工资一个月才6000多,这是青春饭,35岁以后谁还飞得动?演员也是青春饭,但我要是出名了就会有无形资本。

啥子无形资本,那叫无情资本,你以为当演员那么容易出名,不付出点什么东西能上大戏吗?

可乐,你就是心眼太小。

这是心眼好,不是心眼小,何况这个事情心眼大,就出事了你,北京那些导演制片都是狼,你看姓就晓得了,郎,导。

可是他亲口答应我要给我女二号的,你知道女一号是谁吗,是周冰冰,导演说她青春已逝就快不行了,以后就看我风华正茂大放异彩了。

青春已逝,风华正茂,我咋个听起来像台词啊,就算在他那儿是女二号,暂时的,可你在我这儿是女一号,永久的。

可乐,这句话好感动,我一辈子都记得,可你不要耽误我的前程,我还年轻,还有空间,表姐说我形象那么好,不有效利用真是可惜了。

北京你以为我没有去过吗,那些演员一个赶一个漂亮,你表姐在北京混了五年不过是个三流演员,除了隔三差五炒作她并没有和导演上过床,哪个观众记得她演过啥子,对了,上回在黄导的戏里演过一个女地下党人,骚得和女特务一样,简直给党丢脸。

不准你说我的家人,你就是担心我用了,有更多男人追了,把我甩了。

你还真以为在北京你就能出名,你没在北京出名就会被公司除名,公司钱少毕竟稳定,北京那些

男人是在追你么,那是想睡你,睡完给个包包再来个小角色了事。

李可乐,你听着,我就是要去北京,就是要当演员,要当明星,走红地毯,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你吃苦,我妈已经吃一辈子苦了,我不想当黄脸婆。

可能因为最近事情太烦,我也火大,站起来对她吼:你去,现在赶紧就去祖国的首都北京,去当女明星去当影后……说完我立马后悔,心虚地看着她。

青青看着我,笑笑,拉着箱子走出门去,停下,又回头来亲了一下我的脸,说可乐你放心,我知道你爱我,这世上也没其他男人像你这么爱我,我发誓不会变心的,我不会跟其他男人跑的。

张杰威胁我和左兄罩

庄子乐一脸庄重,站在高高的台上向人们挥手,手腕上那枚雌雄羊脂玉,已合二为一,人们在下面啧啧称赞,帅呀,玉树临风呀。

其实庄子乐一点都不玉树临风,倒有点嘴巴豁风,那一排暴牙破空而出,真正是陆地上PK推土机,海洋里下跑大鲨鱼。而且由于时间匆忙,偏大的白色西服穿在身上有点像风衣,要是一不小心踩到下巴瞬间就会摔倒在台阶上。但这仍阻止不了人们溢词如潮,一些没挤进内圈去的美貌小新娘欲哭无泪说:早晓得就把他先上了,现在我就是庄家少奶奶了。

我晃了晃脑袋,还是听得见里面的水响,里面确实进水了,还是开水。半个月过去了,我还是不能够接受眼前的事实,那情形犹如有关部门郑重宣布一条壁虎,就是传说中的鳄鱼。

因为,庄子乐就是张杰。张杰就是庄子乐。

你晕,我也晕。那天我和左兄罩刚刚开车进车库,张杰如一

个鬼影飘到车头前,他说:我要当孙子。

我没听清楚,说:张杰你挡到车头找死啊。张杰又说了一遍,我要当孙子。左兄罩脸色大变,冲下车就对他拳打脚踢,你龟儿子发疯,打不死你龟儿子发疯,老子把你铐进局子里信不信?

张杰躺在地下,嘴里还在说,我要当孙子,就是要当,当,当。

张杰确实是我大爷。那天晚上我和左兄罩在办公室谈话,张杰就在外面楼道上,那时他正在看摄像头出了什么问题,由于夜深人静,楼道上回音又大,基本事实他都了解十之八九。左兄罩看着他的背影闪下消防通道时,心里就很不爽,但没想到这个身材瘦小长相平常的保安,居然真能干出这么大胆的事情。

那几天,我和左兄罩为避人耳目经常深夜跑到我办公室谈话,倒是记得紧闭大门确定隔墙无耳。但我们没想到,张杰在那晚之后花1600块钱买了一个针孔,偷偷安装在我办公室的天花板消防探头上,那一头就连在值班室,只要看我们的车进去了,他就用值班室的设备监听,还刻了盘。连续三天的谈话他记得比我和左兄罩还清楚,几乎可以出书。

他还说,已一式三份刻好谈话内容,一份揣在自己身上,另两份放在神秘的地方了,但打死他也不会说的。左兄罩试过打死他,可他真能忍,满嘴是血连暴牙都打脱了一颗,也不说。还笑,说:只要我被打死了,保证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,我还在QQ空间里留了一份,只要我不在了有人准时会上传所有网站。

之后的一个月,左兄罩使出浑身解数去搞定那些证明和DNA。

冯石到徐行长那里逼他借钱

3



王刚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上期回顾

徐知先行长见到冯石后突然向冯石下跪,请他尽快还钱,但冯石没有理他。徐行长在冯石面前显得像个受难的孩子,拿冯石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冯石不仅没有还钱,反而让徐知先再借他五千万周转。徐知先不同意,冯石就让他回去再想想办法。徐知先无奈地走了。在冯石的日记本里,一直保留着一个叫关树的人的照片,这个人和冯石关系不一般。

地产风云

冯石带姜青去徐行长那儿

一切都要回到过去,回到那次冯石走向银行的路上。这条路冯石已经走得极其熟悉了,冯石总是出现在去银行的路上。可是,他仍然感到内心紧张。连续给徐行长打了几天的电话他都不接。冯石为此都对关树发了火,说就是走到天边的窑子铺里,都要把徐行长给我抓回来。但最后,他还是坐进了自己的奥迪A8,亲自去银行。

奥迪A8是他新买的,三个月前,他把自己过去的那辆宝马送给了徐行长的儿子。为什么这么困难还要买新车,当然是为了作秀。你说你是一个有钱人,可是,你开的车却是老款的宝马,别人会怎么看你?当然,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党政的要员们一般都坐奥迪。那他也必须拿奥迪说事。

冯石终于从回忆中拉回思维,看着小高,他在后边把音响的声音开大了。

冯总,上哪儿?小高的习惯很好,他从来不在出发前问冯石今天去哪儿,这或许是从小高能跟在他身边六年最重要的原因。小高见他说话,就沿着二环一直朝南走。快到阜成门时,冯石突然说,上辅路,朝西走。

他让小高把车停在了路边的停车位,自己走了近两百米来到了一幢公寓旁。冯石看着公寓的破旧,心想,她住在这儿,怎么可能有所谓的国际背景呢?她说她曾经在华尔街那么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打工,以后又在欧洲,在香港和马来西亚都工作过,她说她的年薪有二十万美金,她之所以回国是因为需要更大的平台和空间,是想找到一个

中国人的感觉,是想呼吸故乡的新鲜空气。

冯石听惯了这类胡扯八道。冯石开始给她打电话,他知道她住在这儿。头一次见面之后,他就是把她送到这儿。冯石一直拿着电话,里面呼噜呼噜地响着,她就是一直不接。冯石再次拨她的号码,他有些焦急地等待,电话那头有了她的声音:Hello,噢,是你呀。

他说:我在你的楼下。她说:我最近没有住那儿,我住在东边。

冯石回到了车上。他们停在了一个新建的公寓里,冯石看看那房子,对小高说:这还有点像是从华尔街回来的女孩儿住的地儿。小高说:这儿的房价最少也得两万多美金。

她来了,远远看上去,她的脸是红色的,就像是燃烧了一团火。他看着她,就像是一个小伙子一样地盯着她,让她感觉有些奇怪,就说:去哪儿?他说:动物园。她有些兴奋,说:好呀,看动物。

坐进车里时,冯石看着小高对姜青笑,姜青也对小高笑笑。冯石简单地对小高说:走,回到二环。去银行。

小高犹豫了一下,说:哪个行?冯石:徐行长那儿。

鱼死网不破

徐行长显得有些紧张,他没有想到冯石会亲自来自己的办公室。徐行长感觉到自己的眼光没有地方搁,就看看姜青。

冯石指指姜青,说:我老婆。我的新老婆。姜青的脸一下就红了。她没有想到冯石会这样说。

徐行长只是勉强地对姜青笑笑,说了句:幸会。冯总最近脸色很好。原来是因为你呀。

冯石对行长说:相信我,徐行长,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。她让我头一次有了对于家庭的渴望。你信不信?

徐行长看看对面这三个人,笑起来,说:也信,也不信。你会结婚?这我不信。不过,遇见了像姜青这样的女孩子也说不定。

关树在一边说:什么女孩子,女人就是女人。

徐行长高声笑起来,场面显然轻松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以为徐行长也放松了,可以谈正事了,可是,徐行长却把脸突然一变,看看表,说:不行了,没有时间了。我得走,你们先回去,我今天要去总行。

冯石上前挡住了徐知先的路,他与他的脸挨得很近,说:徐行长,你想好了没有?我就要你最后一句话。

徐行长不看冯石,他因为紧张,额头上的汗在瞬间就出来了,他故意再次看表,说:今天晚上不行,明天晚上我有事,后天也够呛。这样吧,下个星期你们等我的电话。让我好好想想,好吗?

冯石说:你能跑到哪儿去?说着,他示意关树把门关上。

冯石那会儿特别恼火,他想不到姜青有这种素质。徐行长眼光一闪:你们关门干什么?反正我们全都跑不了。这时,电话铃响了,徐行长接电话,显然,这个电话是在帮他,让他从冯石的威胁里走出来。

冯石起身,走上前去,轻轻地压掉电话,然后猛地抓住徐行长

的双肩,显得有些暴躁,他的攻击开始了:你为什么要躲我?有意义吗?告诉你,那些钱我肯定不会还你,连利息也不会还你。

徐行长肩膀上的肉被他抓疼了,他皱着眉头:小冯,冯总,咱们改天再说这事,今天真的要见总行的领导,他们在等我汇报。

冯石一把抓住了徐知先的前襟,说:知道你儿子去新疆倒石油,用了我多少钱吗?

冯石说:对,你可能在心里说,不就是二百多万吗?对吗?可是你儿子当时为了多拿二十万,给我打着条呢,就是一千万。

冯石说:对,你可能在心里说,不就是二百多万吗?对吗?可是你儿子当时为了多拿二十万,给我打着条呢,就是一千万。

冯石说着,对关树说:把那欠条拿出来,让我徐大叔,让我徐爸爸看看。

关树从包里拿出欠条,正要递给冯石。

冯石突然说:算了,别让他撕破了。我们得有证据。

徐行长的脸更白了,他像是一条死鱼一样,看看冯石,又看看关树,再看看姜青,说:你们真的想逼死我?告诉你,你们的钱还不上,让国家来处理,我这个行长不当了,我以后跟家里人天天喝粥,我们吃糠咽菜,也不是犯罪。可是,你们这样逼我,你们以后真的不需要钱了?

冯石说:我们要钱,现在就想想要。我们想从大象轴承那儿把钱直接取出来。我保证不会让你为难。到时候一定还上。

徐知先急了,声音虽然低,却在像鲁迅一样地呐喊着:我不干,最多也就是鱼——死——网——破——

冯石残忍地笑了,他边笑边看看姜青。姜青那时正紧张地看

着他,冯石又把目光移到了徐行长脸上。关树一脸冷漠,他抽出一根烟,正要点燃。冯石说:别抽,我们尊重徐行长的习惯,决不在他办公室里抽烟。不做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事情。

然后冯石的手把徐行长的衣襟来回拨弄着,又说:鱼死网破?鱼死网不破。我能让你生不如死。

徐行长突然也急了,他一把打掉冯石的手,说:别逼我,告诉你,到死我也不干那事。违规可以,犯法不干。这个行长不当了,也不干那事。

冯石和关树两人都沉默着,屋里的氛围很无奈。

徐行长休息了一会儿,把姜青为他倒的水都喝完了,才说:你们回去吧,想办法把钱还上,我再借给你们,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冯石,你就是杀了我,我还是那句话,我不怕。我徐知先是入党三十年的人,我上大学时就入党了。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。我不怕。

冯石坐在驾驶座前,双臂伏在方向盘上,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。

姜青犹豫着,经历了刚才的场面她真的很犹豫了,而且内心有无限的失望。她本来以为那是在酒吧,认识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她从此可以上一个很高的平台,她可以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者。可是看到的却是赤裸裸的犯罪。尽管她还是没听清楚,这几个人跟银行究竟做的是一桩什么事。但是,恐怖的感觉已经明显地在她内心涌起。她望着车窗外,北京一片片正在兴建的高楼,心想,总不会在所有高楼的背后,演出的都是这样的故事吧。